

## 历史学者要为促进中日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而尽力

作者：步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28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虽然战争已经结束60年，但是围绕战争历史的认识的分歧与差异仍然存在，甚至还是影响国家关系及民间感情的重要的障碍。历史学者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当然，针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观点的批判是学者的任务之一，而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应有更积极的努力呢？有鉴于此，从2002年起，我们与日本、韩国的学者与教师为尝试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今年5月在三国同时出版，在各国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为什么要试探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我想就此谈一谈感想与体会。

第一，在战争已经结束60年后的今天，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正常化与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十分必要与重要。

在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情况是，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到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70%以上。40—60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而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认识，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近年来在日本比较活跃的“自由主义史观”就是在向日本的青少年进行这样的引导，这种历史观不相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也攻击建立共同历史观的任何努力。

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日本，应当说多数人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也批评与反对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这一点尽管有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但也是事实。不过，他们一般是站在日本人是战争被害者的立场反对那场战争，因为战争也确实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多数日本人一提到战争，首先想到的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是东京的空袭等等，至于对日本人是加害者的认识，对许多人来说则比较浅薄。这是日本的历史教育的缺陷，也是与我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主要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与他们之间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而不是批判。原子弹爆炸与空袭确实是事实，问题是如何分析与理解。如果充分认识了日本带给亚洲人民的伤害与灾难，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受害的原因了。至于完全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必须批判，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

可见，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联等具有对处理国家关系有权威的机构的设想被称为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占了主导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冷战的局面下，强调现实主义目标的冷战思维仍然占了主流，阻碍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历史认识的差异必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也有在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方面积极的努力，区域合作的实现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典型的如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波兰、法国之间在谋求共同历史认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今天欧洲形成的共同体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则与历史认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

第二，什么是影响中日间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的障碍？

谈到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我们知道：战后直到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始终不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质，坚持那是“解放亚洲”的战争；他们还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为那些战犯的罪责开脱。当然，公开否认侵略战争事实和推卸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是对军国主义的露骨的肯定，这是比较明显的问题。而把错误的观点渗透在历史认识与历史观中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则更值得我们注意。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当我们把这本书通读之后，就会发现，强调“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这一理论在支撑着《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甚至还暗想建立一种近代以前3000年的中日关系是日本被殖民地化的恐怖的历史，是日本摆脱中国威胁的历史。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要在学生的印象中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回避日本中世纪的天皇的势力虚弱而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新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部分神话与传说写到教科书中，把神话与历史事实混合在一起以证明天皇制存在的正当性，是战前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特征，也是天皇制的国家主义的基础。然而，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又开始竭力鼓吹起日本的神话，认为神话“是一国精神性的象征”，应当受到重视，认为“有神话的国家是有风格的国家，是成熟的国家，是国民自觉性的国家”。

第三步，教科书把日本近代社会定位于亚洲领袖，这种逻辑关系与教科书的古代部分的神国日本的铺垫恰好形成了呼应。但是，当人们注意一下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就不难看出，《新历史教科书》其实与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如出一辙。战前最后的教科书就说：“在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中，我国是东亚的领袖。但清朝与朝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

第四步，由于有上述的铺垫，所以《新历史教科书》便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天皇的“教育敕语”。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是在战后普遍认为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前面已经为日本比亚洲优越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所以接下来《新历史教科书》对战前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叙述便都围绕这一核心进行了。

如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是“确立日本安全保障的正义战争”，日本合并朝鲜是因为朝鲜像是从大陆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一旦被敌国控制，是日本的最大的危险。日本对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及全中国的进攻，是因为中国的“反日”运动危及了日本在这里的“合法”的权益。

《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了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理论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系统，即在日本的独特文明的基础上，日本国家的系统和日本天皇与国民的系统。而这两个系统，恰恰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竭力维护的所谓的“国体”。

第三，以上的历史观，是横亘在中日历史认识间的重大的障碍。但是，并不是多数人接受那样的历史观。那本《新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学校的采用率极低就是证明。

在日本，多数人还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也批评与反对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不过，他们一般是站在日本人是战争被害者的立场反对那场战争，因为战争也确实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至于日本人是加害者的认识，对许多人来说则比较浅薄。这是日本的历史教育的缺陷，也是与我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主要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与他们之间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而不是批判。原子弹爆炸与空袭确实是事实，问题是如何分析与理解。如果充分认识了日本带给亚洲人民的伤害与灾难，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受害的原因了。至于完全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必须批判，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沟通这样的理解，是历史学者的责任。

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优秀。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21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呢？

第四，明确历史观与历史认识、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首先为历史事实的共有而努力。

共同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重大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而共同的历史认识则源于历史事实的共有。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事实的共有是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乃至共同历史观的基础。谈到历史事实的共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思考。

从一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本国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另一国的民众来说，可能就如“天方夜谭”一般。如果历史事实没有实现共有，各自分别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事实建立的历史认识就不可能相同，因此也有可能建立不同的历史观。具体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上，侵略国与被侵略的国家的国民都基于战争被害的立场，虽然同样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仍然相当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认识的对立的战争观的层面来看，存在有人用错误的历史观引导青少年的历史认识的现象。例如，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进行的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的战争责任的认定，本来是通过战后的审判以及多边或双边的和约已经明确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也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表示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的出现，先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然而就是力图在教科书中回避“侵略”的概念，而到20世纪末，则发展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甚至编写出歪曲历史事实的宣扬“神国”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这种历史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往往是被歪曲或篡改了的。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中，无疑是前者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多数人是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问题。共同编写历史书，在对历史事实共有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彼此间认识的差异，扩大认识的共同点，就会在广大的国民间建立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对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少数人出于狭隘的意识故意否认历史事实的问题，则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由于后者往往有比较大的社会能量，他们为维护错误的历史观会强烈地反对历史事实的共有。所以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过程往往是与对错误的历史观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第五，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是实现历史学的功能，也是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2002年初我们开始了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的工作。首先，我们确立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

- A 近代亚洲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同时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 B 日本与中国、朝鲜两国的情况不同，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后的日本成为列强的一员，对亚洲进行了奴役与压迫；
- C 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与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日本的国民也承受了战争带来的苦难；
- D 战后的东亚需要走和平的道路，需要解决影响向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前进的障碍。

在共同编写的3年多的过程中，固然遇到相当多的困难，但经常让我们思考的，则是历史学的功能与历史学者的责任的问题：对于历史学者来

说，是否有必要编写面向青少年的教材；编写这样的书籍，与学者的学术追求是否矛盾？

实践证明，在历史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摆在历史学者面前的任务。批判日本右翼歪曲篡改历史的行径是学者的任务，而编写促进历史事实共有的历史书，促进共同的历史认识更是历史学者的责任。特别是与外国的学者在研究探讨的基础上共同编写教材，是对历史研究方式的突破。而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的关注与欢迎：日、韩两国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一周内连续加印3次，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一情况使长期以来感到历史学被冷落和边缘化的我们深有感触。我们体会到：历史研究的成果，只有广泛地与民众见面，为民众所接受，解决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够体现出历史学的功能与历史学者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编写这本书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优秀。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21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呢？

文章录入：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历史认识问题能否回避与搁置
- 下一篇文章： 历史学者在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中的作用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历史认识问题能否回避与搁置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